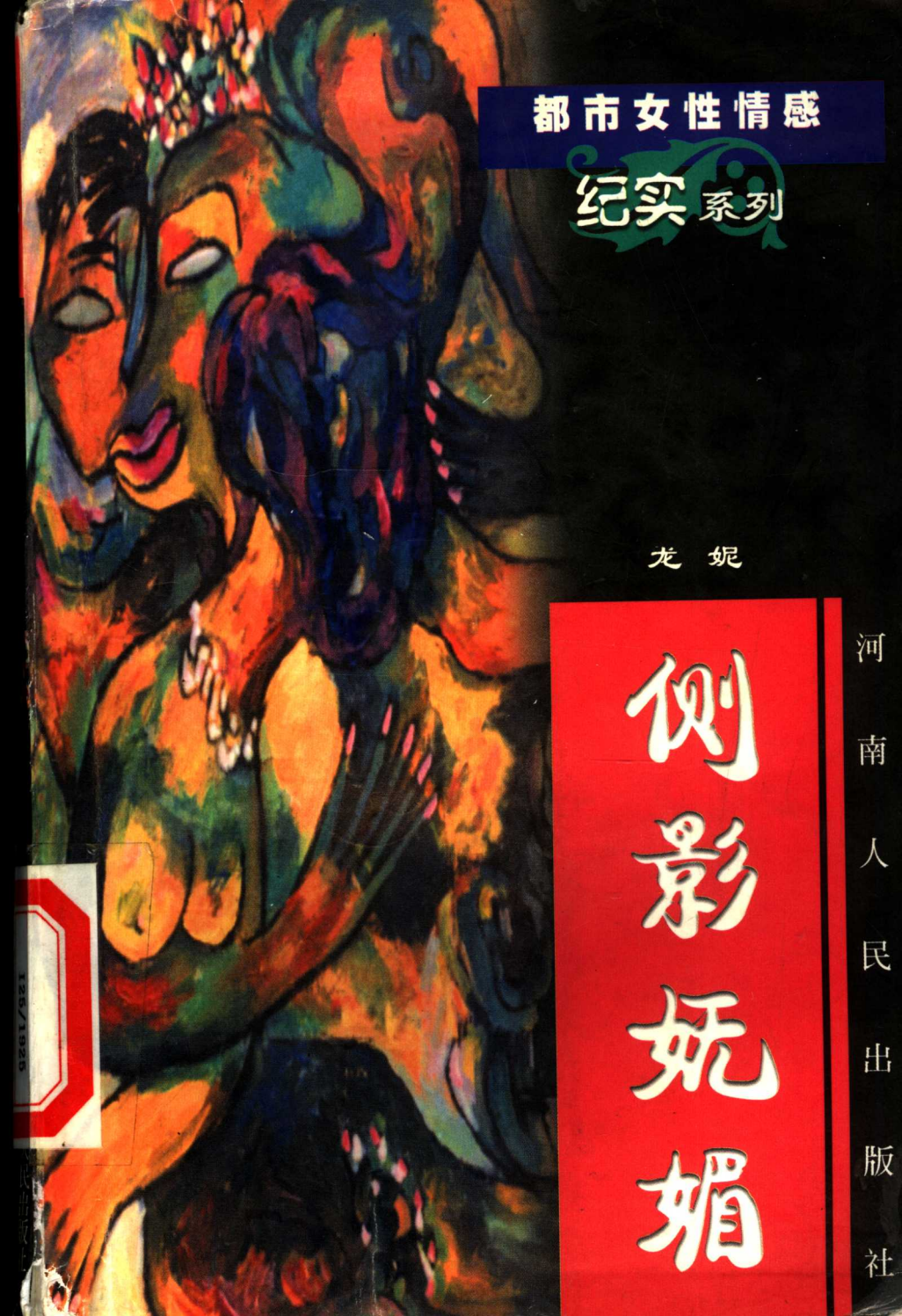


An abstract painting featuring two figures in a close embrace. The figures are rendered in a variety of colors including green, orange, red, and blue. The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somewhat distorted,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a focus on bold colors. The background is dark, making the figures stand out.

都市女性情感

纪实系列

龙 妮

侧影
妩
媚

河
南
人
民
出
版
社





忘 序

世纪末了。

20 世纪末对中国女性的意义有所不同。

情感生活对于女性来说一向有着特别的意义。审视 20 世纪后二十年中国女人情感之路上的足印,深一脚浅一脚的脚窝里仍残留着时代的风雨,蓦然回首时却使我们惊诧无比,比之二十年前,中国女性的情感状态用纷繁多姿、光怪陆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如今,大胆追求理想的情感生活和丰裕的物质生活的都市现代女性,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道耀眼的风景线。

如何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情感状态,为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盘个点,在 20 世纪末的时间之窗上划上一道刻痕?



放在你眼前的这套“都市女性情感纪实系列”可说是对中国女性情感之路、之状态的一个纪录，一种描摹。出于“聚焦”的需要，我们选择了都市而不是乡镇，因为“都市”是社会的“万花筒”，从中折射出的女性情感之光可能更具代表性。全书采用了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跨文体写法。因为作者个人写作风格的不同，表述时可能略有差异，但无一例外的是，书中的人物都采访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女性群落。

还需要一说的是，本套丛书特别关注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群，即到了“知天命之年”的妇女，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女性因为在各种历史背景中都生活过，也因为生理带来的心理上的变异，她们的情感生活呈现出一种较为深浓的色调，困惑和迷惘另有一种不同于常的滋味。另外，知识女性、自由职业女性的情感生活也较一般女性复杂多变，各成一册。智慧、技巧生存是商业化时代许多女性的谋生手段，亦正亦邪，自有读者评说。《盘点爱情》一册是对二十年来各种爱情、婚姻观变化过渡的总括性概述，特别女性化的叙述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

男女情感，是人类生活的主题内容，也是每个个体生命中的华彩乐章。爱情的玫瑰永远花开不败，情感之路永远充满阳光，是每一个人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最渴盼的愿望。当我们伫立在世纪之交的时间窗口，眺望 21 世纪生活之门的时候，我们默默祈祷：

愿未来的人们在享受着越来越丰富的现代化生活的同时，爱情幸福，婚姻美满，情感之旅永是坦途。

此为序，也为祝福辞。

1999 年 7 月



目 录

万种风情一个女人/1

寓言关系/11

男人挣钱女人花/20

我是女人我怕啥/28

白色婚礼/39

“天使鱼”/49

爱你多久才算爱/57

把什么留在异国他乡/66

永远的蝴蝶/75

难得潇洒走一回/83

谁人与你共婵娟/93



都市女性情感纪实系列

因为无聊才找他/102

女人“技巧”/112

婚姻就是悬念/121

返程车票/132

小 手/142

为自己设计一个人生/149

“龙凤胎”/158

一丈之外不是夫/166

与婆婆共眠/179

呕 吐/189

女人也要担风险/200

程序试验/209

老婆手里有把枪/219

侧影妩媚/228

你到底为谁落泪/237

留到最后的是无情/247



万种风情一个女人

采访手记：

不是每个女人都拥有极好的心理素质的，这里的素质是指情感素质。

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是男人，但一个女人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男人。天下的这一半寻觅着那一半，常理上应该是这样。

现代化的工业时代取代了旧工业的传统操作，人文思想的解放在工业社会最突出的表现，就是人类自身个性的扩张。它为一部分女性打破思想上的桎梏提供了依据，拥有或者说占有更多优秀的男人，成了她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感觉。她们认为，女人能让男人动心，这辈子当女人的价值才会充分得以体现。



自以为是的轻松游戏,浪漫而又庸俗,甚至单纯得让人费解。

情感,只是女人一生中生命的点缀,再多的活法,也不能把它当成全部。

石柔纤有句很有名的“石氏名言”:我要让所有的优秀男人都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!

得意扬扬的石柔纤似真似假地每次讲这句话时,脸上的小酒窝就会嗖嗖地放电,时隐时现的,撩得初认识她的男人们意醉神迷。

世上的男人就是这样,尊重好女人,骨子里却都喜欢放荡的女人,因此,他们很爱听石柔纤说的这句话。

石柔纤属于不好也不坏的女人,骨子里还是挺单纯的,甚至是幼稚。

这一点,喜欢她的男人们都很清楚。他们之所以爱听石柔纤这样说,是把自己也框在了优秀男人的行列里。

有人故意拿石柔纤开心。问,小石,那要是成千上百的优秀男人都一同追求你呢?你得做多大的石榴裙才行啊。

能做多大做多大大!机灵的石柔纤想也不想干干脆脆地说,丹凤眼自信地眯成一条缝,两个小酒窝又开始跳动着放起“电”,惹得同事们咯咯直笑。

这就是属于石柔纤的“经典回放”。

石柔纤在市京剧团工作,专攻青衣。

这样的环境人们开个玩笑也是乐乐的,玩呗。但男人们喜欢石柔纤却是真的。



原来,剧团还有戏演,排练演出一切正常。

石柔纤嗓音条件一般,可扮相好。一上台整个人就变得光彩照人,眉目生辉。很多不懂戏的年轻人看一次就被她吸引得又来看第二次,慢慢地还都成了京剧迷,只要有石柔纤的戏就要来捧场,时间一长,竟把她捧成了名角。

有一年,省里搞了一次优秀戏剧演员的评选活动,石柔纤没有被评上。

许多热爱她的戏迷就写信给文化厅,责问为什么像石柔纤这样优秀的演员都没评上,你们是不是官僚主义?中国的戏剧还有没有希望?有些话说得非常尖锐,说评委们还是以“文革”时的“高、大、全”那一套阻碍京剧事业的改革。还说,是不是因为石柔纤太漂亮了,让你们反感?

石柔纤虽然没有得上奖,心里却又得意又感动。

她专门在一家饭店摆了好几桌酒菜,答谢她的那些忠心耿耿的戏迷们。

据后来在场的人说,石柔纤那天连着为她的戏迷们唱了好几个段子,唱功极佳,弄得一群人纷纷乱喊:石柔纤,我们爱你!

被这么多人爱着的石柔纤却早已成了家,而且是一个男孩儿的母亲。

石柔纤爱开玩笑,一动真感情,她从来都很严肃,马上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她很会掌握男人的火候。

石柔纤有请必去。她爱吃,也爱玩,还喜欢男人们看她时的眼神,她虚荣。

虚荣的石柔纤在文艺界因而很有名。电台、电视台凡有



文艺圈的活动，一叫就去，一次不请，她就不高兴，到哪个喜欢她的领导面前一撅小嘴，导演就不会有好果子吃。所以，也没有人敢去惹她。

其实，石柔纤就是爱玩，爱出风头。说到实质，从也没害过任何人。她丈夫老周在京剧团拉京胡，人忠厚老实，爱媳妇也怕媳妇，是家里的二把手。

石柔纤在外面又说又笑的，但挺顾家。谁请吃饭，她都忘不了给丈夫和孩子带点好吃的回去。说，我们家那两口子人还不知在家怎么凑合呢，我可不能让他们饿着呀。

剧团的人常用这事打趣她丈夫，逗他，领导今天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关怀到什么程度了？

老周只会咧着嘴笑，什么也不说。

几年前，京剧团想盖栋家属楼。申请报告打上去一年多了，剧团也请了客，送了礼，文化局的领导光说研究研究，就是不批。

那会儿工夫，市文化局正在筹备两年一度的戏曲汇演，领导说，事情总得分个轻重缓急吧？一句话就把盖楼的事给压下去了。局长不高兴地批评团长：现在当务之急是你们怎样能拿出新剧目给全市人民作汇报！只想局部利益，怎么去抓大事？

不会抓大事的团长愁肠百结。

京剧团的居住条件差，演员纷纷跳槽，留都留不住，眼下连一栋家属楼都盖不起来，看着破破烂烂的演员宿舍，团长急得只会一个劲儿地抽烟，一天两包，没多少日子就犯了气管炎，胸闷、憋气，住进了医院。



来探病的人看老头唉声叹气的样子，心里都很沉重。大家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，这就是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吗？这就是拯救国宝京剧吗？文化局的钱都哪儿去了？也没听说有大笔款项拨到贫困老区啊！

演员们的嘴都涮，骂起来就不着边，吓得团长直咳嗽，说不出话。人们怕团长一口气给憋过去，这才合上了嘴。

也有有心人。

有个人在团长枕边献计，提醒道，就不能让别人去试试？兴许比你说话还管用呢。

团长忙问，谁？

石柔纤哪。来人不紧不慢地说，石柔纤往那儿一站，啥事办不成？

团长很不高兴，说，你不是让我去搞美人计吗？

团长嘴上这么说，想了几天，他还是托人叫来了石柔纤。

石柔纤亮丽的身姿往病房里一站，团长心里的忐忑就止住了，心想，那家伙说得兴许有点道理。

团长很真诚地和石柔纤谈了好久，无非是为了团里的发展和大家的利益，麻烦石柔纤跑跑盖楼的事，顺便尽量多要点儿钱。

石柔纤望着老团长脑门上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，说话时一句三喘的难受劲儿，顿时豪气大发，说，老团长，你就瞧我的吧。

石柔纤回到家就立马行动了起来。

石柔纤给文化局局长打了个电话，用了很好听的类似京剧道白的口气说，局长，我是柔纤啊，我有事想找您呢！



文化局局长听着电话,眼前便闪动起石柔纤甜甜的酒窝和迷人的丹凤眼,嘴里不由自主地连声答应,可以,可以,什么时候来都行啊!

漂漂亮亮的石柔纤没费多少劲儿就让局长松了口。

局长很亲切地对石柔纤说,纤纤啊,我是看着你成长为一名优秀演员的,你可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啊。

石柔纤重任在肩,丝毫不敢怠慢,嗓音清亮,吐字清晰,一字一句地对她尊敬的领导倾吐着衷肠。

局长,京剧是国粹,您这样的好领导能眼看着咱们市的京剧人才纷纷离团下岗?做生意的做生意,下歌厅的下歌厅,一个由您多年栽培起来的剧团,眼看着日薄西山,危在旦夕,再不给同志们解决最起码的住宿问题,咱们的事业就要毁于一旦了,咱们市的文化声誉不是要受到更大的影响吗?

石柔纤说着,就进了戏,眼泪珠子一样地滚了下来,越发显得楚楚动人。

说了半天,局长同意把问题拿到局党组会上研究,尽快解决市京剧团盖宿舍楼的事。

初战告捷。

石柔纤不仅让局长松了口,表了态,当天还跟局长一块儿出席了一个市里的招商会。

酒席上,石柔纤光彩夺目的形象,很快引起了沿海商户们的注意。一曲清唱下来,石柔纤的身边立刻又是鲜花又是掌声。殷勤的商户们纷纷将名片送给石柔纤,当场就拍板了好几个投资立项。

市里的一位领导惊讶地把文化局局长叫到一旁,连连指



责他,有这么好的公关人才,为什么藏得这么紧?

文化局局长很得意,说,你刚从外地调来,不了解!她是咱们市京剧团的台柱子,石柔纤!我亲自培养出来的优秀演员。

领导很感慨,说,你有功啊,你给咱们市的建设立了功了!

事情就这么奇怪。受到市领导表扬的局长一高兴,京剧团盖楼的事不到一个月就批了下来。

石柔纤最先知道此消息,立刻打电话通知还在家养病的老团长。团长在电话里老半天说不出话,说出来,声音已经有些哽咽,小石,谢谢你,谢谢你!

石柔纤也觉得嗓子发涩。放下电话,她流着泪对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她的丈夫说,老周,你说这是不是邪了门了,怎么会轮到我去管这事呢?我又不是团长!

石柔纤成了团里的救命恩人。团长在大会上提出,楼盖好了由石柔纤先挑,挑着哪一套算哪一套,以表团里的感激之情。

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同意,说,本来嘛,不是人家小石辛辛苦苦地折腾,咱们的楼怕是等到有孙子时也盖不起来!

跑楼的事情,在团里长时间地传来传去,到大楼盖到第三层的时候,石柔纤才得知传说中已经夹杂了别的传奇。

1996年春天的一天,石柔纤路过剧团的排练厅,看见厅门前的宣传栏下站了好几个人,叽叽咕咕的,神情都有点鬼鬼祟祟。

她以为团里又发生了什么事,刚要过去,几个人看见她立刻就散了,弄得石柔纤心里很别扭。



团长正远远地从基建工地走过来，老远就喊她的名字，石柔纤只好站住了。

团长对石柔纤说，小石，帮助联系几个大厂矿吧，咱们得演出啊。半年多没发奖金了，不演出没有钱啊。

石柔纤这回不高兴了，说，你是团长啊！这事该你管的。

团长忙说，我是公仆，你才是团长，现在谁能给大家办实事谁就是领导，我正准备打报告让贤给你呢！

石柔纤一听又笑得咯咯的。她就爱听人家夸她能干，想了想，还是忍不住答应了。

跑了一个星期，石柔纤兴高采烈地回来报告，一个大煤矿，一个大钢厂，这两个单位各演三场，一场给剧团三千块钱。

团长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声夸着石柔纤，小石啊，我真是得尽快让贤啊，真委屈你这个人才了！

石柔纤得意地晃晃头，说，我才不想当领导呢，可我也不想闲着，有人请吃饭，有戏演就得。

剧团马上装车上箱，准备下去演出。演员们都很高兴，有钱发，谁不卖劲儿？

车上，石柔纤趾高气扬地喊这个叫那个，绘声绘色地讲着自己如何攻克煤矿矿长的经过。说得眉飞色舞，很有点救世主的味儿。

大家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听着，眼神慢慢便流露出内心的不平衡，都不讲话，只听她一个人说。

下了车，石柔纤才觉出不对头。

石柔纤拉过身边的一个人悄悄地问，我说什么不对头的話了吗？怎么大家都用那种眼神儿看着我？



那个女人是团里的舞美,是个独身主义者,早就对石柔纤的“石榴裙理论”反感至极,这会儿就毫不客气地接道,你以为你就单单是说话不对劲儿吗?你以为你做人就对劲儿吗?

女舞美用轻蔑的目光看着目瞪口呆的石纤柔继续说,这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光凭姿色就能得到的。当然,这话说给你听你也不懂。

一席话,让石柔纤的耳朵里嗡嗡直响。平日伶牙俐齿的石柔纤,这会儿却一句话也说不出,眼看着她平日总以为有点变态的老女人扬长而去。

一个晚上,石柔纤几次都想去找女舞美理论几句,却没有勇气。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地心虚,做了贼似的。

演出中,石柔纤总爱走神儿,唱得也没有以往那样好。团里的人都听出来了,又不明白石柔纤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演出中场休息时,老周给妻子端来了一杯水,关切地问,你今天怎么了?石柔纤抬眼很委屈地看了丈夫一眼,就嘤嘤地哭了起来。

回到团里,石柔纤马上去找了团长,委委屈屈地向团长诉着苦,说,又不是我要为团里办这办那的,还不是听了您老的话,怎么就落了这么个恶名?我受不了!

说着,哭得跟泪人似的。

老团长很生气,叫来那个女舞美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

女舞美毫不示弱,当场和老团长大吵了起来,说老团长利用女色为团里办事,本身就是不正之风,是推波助澜,诱使石柔纤越陷越深,完全没有做人的道德和尊严!

这事一经传出,在人们的嘴里便又多了些内容:说石柔纤



是被老团长说动后陪××睡了觉,还说石柔纤她办事能那么顺当,不脱衣服能行?有的人还像真看见了似的,说石柔纤家里藏有很多的首饰,都是她的情人送给她的,她太有钱了……

石柔纤在家里丹凤眼哭成了两条缝,几次三番地要去找那些造谣的人拼命。

老周又急又心疼,抱着妻子几乎不敢松手。一个月下来,两个人都瘦了十几斤。

石柔纤在家躺了一个月。一天,她望着丈夫突然流下泪,深情地对老周说,我知道你是老实人,疼我,我这个人虽然虚荣,想让男人喜欢我,可我从不乱来,你信不?

老周也哭了,说,我信,我信!

石柔纤说,那咱们就离开这里吧。我一天也不想在这个团里呆了。

石柔纤两口辞了职,任凭谁挽留都坚决要走。

他们一家去了南方,在一个很开放的城市里,两口子开了一家冷饮店,生意还不错,追逐石柔纤的男人好像比在内地时还多。

剧团有个人去那个城市出差,回来便兴奋地告诉大家:石柔纤在那儿可真能一年四季都穿着她的石榴裙了,那地方多热啊。



寓言关系

采访手记：

有没有纯精神上的恋情？现代人对于“柏拉图式”的精神恋爱还能不能理解？怕已经是想的人也不多，做的人更少。

精神情感的世界里，虚幻的成分大于实际。

西藏人有个说法，癌症之类的疾病，其实是一种警示。它提醒人类，生命中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，比如精神追求。

能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心灵的饥渴，不失为一个办法。

因此，能操作这种寓言关系的女人，心里也算是相当有数了。



晚上田园没有回家。

田园的单位离市政府只有一路之隔,她是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。

夜灯已经亮起来了,银行对面的市政府大楼没有多少灯光。田园隔着窗户朝大楼望去,嘴角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她知道林公正不在那里,他今天要到市电视台做一个公众发言的节目,回答市民提出的有关市政建设方面的问题。

田园就是在等待这个节目的转播。

八点半钟,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林公正的形象。

田园深情地望着电视屏幕上的林公正。林公正一脸的疲惫之色,但目光炯炯有神,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。田园一眼看出他的领带有些歪,颜色也和西装不太搭配。

值班的保安看到田园走出银行时已经十点多钟了。

家里仍然是一屋子的人。麻将打得正热闹,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。

她丈夫可能是赢了钱,看见她进来挺高兴地问,又加班了?

田园皱着眉头没有搭话。她朝那些人的身后望去,电视机静悄悄地关着,旁边放了一堆嗑过的瓜子皮。

田园将自己关进寝室里,放下背包就拿起了电话。她拨通了林公正的手机,不一会儿,她听到了林公正略带沙哑的声音,田园不等对方问话,开口就说,你今天的领带没有打好,歪了。还有,是不是又喝酒了?脸色那么不好?

话机那边的林公正没有说话。田园也不再说话。